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六十回 盟兄弟巧會盟兄弟 有仇人偏遇有仇人

且說毛天壽一跑，老員外就追。這個東夾道，往北道路甚窄，南北甚長，毛天壽在前，老員外在後，就見毛天壽一回身，颯的就是一鏢，老員外一閃，不料身後還有一人。皆因沙鳳仙見大家一齊動手，蘭娘兒、秋葵分猛勇，自己就躡出圈外，直奔車輛而來，見彈弓在車輛上綁著，顧不得去解，用刀把繩子一割，提著彈弓，往北飛跑，見天倫追趕毛天壽，自己就把彈子掏出來，在弦上穩好。忽然見毛天壽一轉身，總是鳳仙眼快，就知是暗器。自己用臂膊一拐老員外，鳳仙往東一歪身，舉拳對準毛天壽一撒手，吧的一聲，彈子正中毛天壽的太陽穴。毛天壽的鏢可沒打著沙龍老員外，就在一轉眼之間，毛天壽身歸那世去了。老員外見他已死，帶著鳳仙復又回來。到廳房外，把老員外嚇了一跳，回身一拉鳳仙，姑娘早已會意，一伸手，就把彈子仍然在弦上穩好，前拳對準，後手一撒，叭噠一聲，惡賊往後一仰，栽倒在甘媽媽身背後，把甘媽媽也嚇了一跳。你道這是什麼緣故？皆因王虎兒始終不敢出那東房，他淨趴著往外瞧看，就見秋葵、蘭娘兒、孟凱、焦赤與薛昆、李霸交手，見沙老員外追趕毛天壽往後院去，又見甘媽媽拿著一條門門在那階台石上站著亂喊。原來甘媽媽沒有本事，王虎兒准知道施俊與金氏更沒有能耐了，暗中就提了一口刀，溜出房門，貼著東房牆，下台階，輕輕的撲奔門口，走到甘媽媽身後，打算著一刀先把這老婆子殺死，然後再進屋中把金氏、施俊殺死，就算給主人報了仇了。主意雖好，天不隨人願。將一掄刀，叭噠，後脖頸上就著了一彈子，自覺頭顱一暈，撲咚栽倒在地。甘媽媽這才回頭，嚇了一跳，就用手中心門門，叭噠一聲，打將下去。鳳仙趕到，就是一刀，結果了王虎兒的性命。復又過來，圍上薛昆、李霸，二賊一見嚇了個膽裂魂飛。二人無心動手，就躡出圈外，颯颯的躡上房去。這內中惟獨蘭娘兒會躡房躍脊，除她之外，誰也不會。蘭娘兒正要上前去追，沙老員外把她攔住說：「姑娘千萬不可追趕，饒這兩人去罷。」再看店中，還有幾個伙計，打也不敢打了，跑也不敢跑了，一字排開，全在那裡跪著。這個說我是廚子，那個說我是幫案的，這個說我是今天來的，那個說我是方才到的。老員外說：「沒有你們的事情，可也不能把你們放了，用你們當官對對詞去，到了當官，你們就作為是今天才到，不知道他這裡是個賊店，不料未到晚上就出了這樣事情。再說這裡有蒙汗藥酒為證，絕不與你們相干。你們看看，這是將軍之妻，這是護衛大人之妻，他要用蒙汗藥酒害死，該當什麼罪過？再者我問問你們，他素常所害之人都埋在什麼地方？」眾人異口同音：「素常這不是賊店。」老員外說：「你們還是向著他們。若要不是賊店，為何起心害我們大眾？再者有高來高去之賊，方才上房跑去的不是那兩個賊嗎？」眾人把王虎兒同薛昆、李霸怎麼哀告毛天壽給他們報仇的話說了一遍。老員外又問：「既然不是賊店，現有蒙汗藥酒是哪裡來的？」內中有一個嘴快的說：「除了我，別人不知道毛天壽的來歷，他先前在夾龍溝佔山為王。他有個伙計，叫賽飛張蔣旺，那人被官拿去，姓毛的逃在這裡開店。今天遇見王虎兒，一求告他與東方明報仇，他有先前所剩下的蒙汗藥，就俱都拿出來了。」老員外一聽，也倒合乎情理，立刻叫焦孟二位出去，把此處地方找來。

不多一時，地方帶著幾個伙計進來，見了老員外行禮，問明姓氏，又問這些死人緣故。沙龍就把他們開賊店害人，現有蒙汗藥酒為證，自己帶著女兒回臥虎溝，住在此店險些被他們害死諸情由，告訴了地方一回。現在店中這幾個伙計，先教帶著他們去見本地面官回話。那些死屍，全用蘆席蓋上。又到南屋裡，把那些馱夫俱用涼水灌醒，地方帶領眾人去見官，伙計在此處守死屍。到次日，官府就來相驗，沙龍見本地面官，仍然照前言學說一遍。官府吩咐把死屍裝殮起來，店中東西入官，房子以作抄產，店中這幾個人開發，案後捉拿薛昆、李霸與王虎兒兄弟王熊兒。老員外領女眷們上馱轎車輛。焦孟二人上馬，老員外也是乘跨坐騎，施俊可是坐車，大眾歸奔臥虎溝去了。單言艾虎同著霹靂鬼韓天錦二人，撲奔南陽府。這一路之上，險些把艾虎急壞了。皆因是小義士一生最是酒，這一單走，無人管轄，每遇住店打尖之時，必要開懷暢飲。韓天錦則一味好睡，睡下去了，要叫他起來那可費事。頭天晚間住店，艾虎喝的大醉。第二日早晨起身，就叫不醒韓天錦，把他攙起來坐著，他仍然是呼聲震耳，還是不醒。艾虎一賭氣，叫店家備酒，喝的大醉，他頭朝裡也睡了。韓天錦醒了一瞧，艾虎還在那裡睡覺。他也把店中伙計叫過來，教給他烙餅燉肉，飽餐一頓，他一吃飽，仍然又去睡著了。艾虎醒了一看，二哥仍然還睡，只打量他是沒醒，往桌上一瞧，擺列許多盤碗，方才知道他吃飽了又睡。心中暗暗著急，似這樣走路，幾時方能到南陽？一賭氣，要了酒又喝。次日天交晌午，方才出店門走路。艾虎想出一個主意來，晚間不住店，連著走夜路，到了鎮甸地方，抄著小路就下去了。韓天錦問：「艾兄弟，怎麼還不住店呢？」艾虎說：「住店也得有店好住哇。」到底是冤傻子好冤，韓天錦也就氣哼哼跟著走。到了次日打尖，艾虎就買了一個皮酒葫蘆，裝滿了酒，烙了幾斤餅，買了些熟牛肉和鹹菜。韓天錦飽餐一頓，剛要朦朧二目，艾虎說：「走走走！」又催著大傻小子起身，韓天錦就跟著走。到次日打完了早尖，仍然又買些餅和酒肉背著走。到次日晌午的時候，韓天錦實在走不上來了，說：「老兄弟，你行點好事，教我在這裡歇歇歇罷。」艾虎說：「你只要睡著能醒，為什麼不教你睡覺呢？」韓天錦說：「我要是不醒，你就真打我，我身上作痛就醒了。」艾虎說：「我如何敢真打你，只要你睡起一覺就走，還有不行的麼！」韓天錦連連應承，別聽說的好，一躺下就是沉沉睡去。艾虎拿著酒葫蘆喝酒，喝得也覺著有八成了，又被冷風一吹，迷迷糊糊的沉沉睡去。剛剛睡熟，耳邊有人說：「呸！你們好大膽！全睡著了。」小義士睜眼一看，原來是四哥，立刻站起身來，連忙雙膝跪倒，說：「四哥一向可好？從何而至？」盧珍說：「由陷空島而來。」皆因他奉旨完姻，百花嶺成親之後，連妻子一同回陷空島去。到家中，盧方老夫妻一瞧這房兒婦，喜之不盡。本來，小霞姑娘生得閉月羞花之貌，沉魚落雁之容，見了公婆，又是一番穩重端莊。小夫妻雙雙行了禮，然後就在紫竹院那里居住。後來又有茉花村丁兆蘭、丁兆蕙、丁大奶奶、丁二奶奶都來瞧看姑娘來了。論姑娘說是舅舅舅母，論婆家就是叔叔嬸母，連盧家親友都來瞧看。盧珍惦記上京的心切，不到一個月的光景，就要辭別父母。囑咐妻子在父母跟前多多盡孝。次日起身，也不帶人，也不乘跨坐騎，帶上盤費銀兩，離了陷空島，上了一趟百花嶺，到叔丈那裡看看。若要不上百花嶺，可就遇不著艾虎了。這日盧珍正走，見韓天錦與艾虎在那裡睡覺，先把艾虎喚醒。艾虎過來行禮，彼此道了一回喜，這才問艾虎的來歷。艾虎就把始末根由說了一回。盧珍說：「很好，我們一路前往。」艾虎說：「這二哥實在是個累贅。」盧珍說：「有我不怕，教他走走走，教他站住就站住。」艾虎說：「何不就試驗試驗。」盧珍一伸手，韓天錦大吼一聲「呀！」往起一躍。盧珍過去行禮。韓天錦說：「我算計是你，好哇小子。」盧珍說：「你又瘋了罷？」韓天錦說：「我犯了忌了，從此再不敢了。」盧珍說：「我們一同快走哇。」韓天錦說：「我怪困的，你不知道，好幾天沒睡覺呢。」盧珍說：「不行，這就起身。」艾虎就見他往腿那裡一伸手，韓天錦連忙的說：「我走我走。」艾虎說：「四哥，這是什麼招兒？」韓天錦說：「你可別告訴他。」盧珍說：「我起過誓，不能告訴別人。」艾虎也就不問了。再走路，全有盧珍，教走就走。一路無話，到了南陽府的管轄地面。

這日晚間，三人貪著多走幾里，天有二鼓，前邊有一座廟，見有一個黑影兒，肩頭上背個包袱躡進廟去。盧珍說：「有個賊進了廟了，我看看去。」艾虎說：「我怎麼沒看見？」盧珍說：「你們在這裡等著。」自己進了西牆，奔到上房的台階，忽見簾子一啟，出來一人，盧珍將要上前，一看原來是路素貞，她把迷魂帕一抖，盧珍撲咚摔倒在地。要問盧珍吉凶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